

让我去那 花花世界

An Innocent
Tour



苗炜 著

By MIAO WEI



YZL10890119367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现代出版社

苗炜 著
BY MIAO WEI

An
Innocent
Tour

让我去那
花花世界



YZLI0890119367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 / 苗炜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143-0340-7

I. ①让… II. ①苗…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1104号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

著 者: 苗 炜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i.com.cn

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340-7

定 价: 3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14 13 12 1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一个虚无的主题公园 \ 001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 006
 在这里失去的生活 \ 011
 国境以东，国境以西 \ 023
 人民还是需要一辆汽车的 \ 026
 我们聊点儿什么 \ 031
 侠之大者 \ 033
 世界上最好的吸烟室在哪里？ \ 035
 惠斯勒山上的203首长 \ 038
 温哥华的冰雪节日 \ 041
 拉斯维加斯的虚假天空 \ 047
 断背山在哪里？ \ 050
 耶路撒冷抵达之谜 \ 056
 未遂的历史讨论 \ 063



contents
目 录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一个圣人的怀疑与黑暗时刻／	握在手里的破碎玻璃／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蒙特利尔奥运斜塔／	西班牙酒肉穿行／	肉食者鄙／	我和美丽有个约会／	老无所依的书店／	建国大业／	小说中的汽车／	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169号／	奥本海默的论文和梵高的画／	好大一棵树，在阿姆斯特丹／	随时准备感动的人民／
109	106	103	100	093	090	087	083	080	078	075	072	069	066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像一条秋天的道路 \ 112

红灯记 \ 116

孤独星球和Google地球 \ 119

我应该遥想哪里? \ 122

《人民公敌》和诗朗诵 \ 125

33寸的电视与33英寸的座位 \ 128

在飞机上怎么打电话? \ 131

记泰国特产的几种水果 \ 134

我们谈论艺术时都说些什么? \ 137

蒙特勒和沃韦之间 \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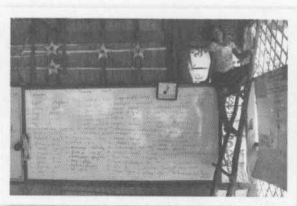
伊夫林·沃的《旧地重游》 \ 143

死之前到底要干几件事? \ 146

怎样写一封垃圾邮件? \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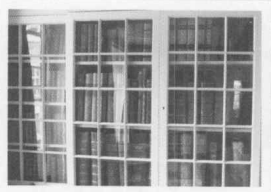
神奇电话 \ 152





56 55 54 53 52 51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 231
 大厨和米其林指南 / 227
 你想在一杯咖啡中喝到什么呢? / 222
 醉乡宜长至, 他处不堪行 / 212
 1968年8月的布拉格电台 / 209
 布拉格小记 / 206
 约翰逊博士和好奇猫 / 203
 约翰内斯堡看球记 / 199
 老特拉福德看球记 / 194
 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 / 167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 164
 普杰先生的钱包和护照 / 161
 波特小姐的马戏团 / 158
 跟文学家学经济 / 155



01

一个虚无的主题公园

我看过太多甜腻的游记，把世界上众多著名的城市都描绘成美不胜收的地方，哪怕是一次平庸的旅行，也被渲染得格外浪漫。写作者要是再透出一种傻乎乎的高兴劲，就更让人难受。好像很不幸你现在生活的地方正是这世界上最不值得生活的地方，所以不管你跑到一个多无聊的狗屁异乡，你都会感到兴奋。有些人善于美化自己的故乡，有些人善于美化巴黎、纽约、泰国和菲律宾。我相信他们这样做都有充分的理由，我也承认，阅读那些游记更能激起我去看看这世界的念头，他们一定是真正地感受到了旅行生活的美好并且及时认真地记录了下来。感谢那些游记和旅游杂志，他们将海外旅行说成是有益身心、升华情操、开拓眼界的好行为。我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我还是要矫情地说，一次美妙的旅行会让我感觉到更加空虚。

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曾这样记述他的旅行：“我似乎是在英国结束了一次奔波，就像我曾经在雅典、耶路撒冷、孟菲斯和迦太基的残骸上经历过的一样。我历经一个又一个名城，看见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毁灭，我感到某种痛苦的晕眩。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克伦威尔和纪尧姆生活的岁月今安在？这一切都结束了。爱和恨，高尚和平庸，幸福和苦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刽子手和牺牲品，国王和人民，都沉睡在同一种寂静和尘埃之中。倘若人类和天才之最活跃部分尚且如此，他们如同昔日的影子游荡在当代人中，他们

已不能靠自己活着，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活过，那么我们该是怎样一种虚无啊！”

可以用夏多布里昂这番话来解释为什么要把观光巴黎和对曾经生活在这里的那些人物的追思纠缠在一起，为什么要到蒙帕尔纳斯公墓看萨特？因为我们年轻时看过萨特的书。为什么要找到克拉拉·哈丝姬尔的墓？因为前两天你可能正好听过她弹奏的莫扎特。波德莱尔、圣-桑、莫泊桑、贝克特，你喜欢过哪一个就可以去找找他埋在哪儿，在墓地里玩一把找名人的游戏是很有挑战性的。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入口处，兜售墓碑地图的老头问我：“你从哪里来？”我说：“中国。”老头儿一下变得很兴奋，说：“墓地的围墙之外有一道巴黎公社墙，中国人都要去那里看一看。”他不知道，我们中国小资到这里是来找肖邦和普鲁斯特的。1804年，拉雪兹神父墓地开始启用，11年后才刨了2000个坑，利用率太低，巴黎市政府知道市民喜欢名人，一股脑将拉·封丹、莫里哀等人都埋在这里，如政府所料，这地方一下子火了起来。又过11年，刨坑总数已经达到了3.3万多个。又过了100多年，大批活人溜达进这个44公顷的陵园，他们到这里的理由和那些1817年要在这里弄一块阴宅的死人一样：都喜欢和名人有点关系。

按照法国作家马尔罗的说法，文化就是战胜了死亡的一切形体之总和。他说：“我们应当为最大多数人搜集起最大数量的艺术品，这就是我们这双注定会消亡的手所要担负的任务。”这番话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国的性格，偏颇一点来说，法国人一定会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文化的救世主，他们伟大的卢浮宫博物馆可以为证。法国人认为，卢浮宫与爱丽舍宫都不能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象征性建筑，最近似共和国象征性建筑物的当属另一个埋死人的地方——巴黎的先贤祠。有法国人说，到20世纪中期，先贤祠依然只是左派的先贤祠（埋葬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等人），右派真正的先贤祠是巴黎荣军院（埋葬着拿破仑、福煦元帅等人）。1964年，戴高乐将军把法国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的遗体迁入先贤祠。

今日的先贤祠，让·穆兰与马尔罗共处在一个墓室之中。1964年，

正是马尔罗在迁入让·穆兰的仪式上为他致悼词。以作家的成就而论，比马尔罗更有资格被后世纪念的法国作家大概得有10个~20个，但从这个墓室其他两位成员来看，马尔罗是被当成社会活动家的。另外那两个人，一个是让·莫内，一个是勒内·卡森，后者是1968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让·莫内的骨灰是1988年迁入先贤祠的，他是欧洲共同体的缔造者之一。1940年到1943年间，莫内是“英国军需供应委员会”驻美成员，他发明“民主兵工厂”一词。1950年，莫内提出并起草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方案，该方案由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于1950年5月9日正式宣布，后来5月9日成为“欧洲日”。1976年，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政府首脑做出决议，授予莫内“欧洲荣誉公民”的称号。莫内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但是所谓“欧洲荣誉公民”又有什么意义？“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对于远道而来拜会巴黎这个文化之都的东方人来说，马尔罗或让·莫内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一个年轻人问：“莫迪里阿尼在哪儿？”按当时的环境，这话也许该翻译成“莫迪里阿尼死哪儿去了？”这个喜欢把人的脖子画得长一点的家伙是20世纪早期巴黎艺术家的典型代表：酗酒，吸毒，风流韵事不断。好多人也这样干，但有两个地方不如莫迪里阿尼：一个是才华；一个是不能在36岁时干脆死掉。

蒙马特高地上还保留着莫迪里阿尼的一个文化遗迹——跳跳兔酒吧。他和毕加索等人曾经常光顾。现在这酒吧晚上9点钟开始营业，要提前预订座位，价格是17欧元，含一杯饮料。

我记得在海明威的小说里见过这酒吧的名字，但远不如丁香咖啡馆留下的印象深刻，在《太阳照常升起》里，海明威曾经对丁香咖啡馆前面的奈伊元帅的雕像做过几笔描写。而《流动的圣节》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在蒙帕尔纳斯徒步旅行的指南，当然这本书更大的诱惑是让你一定要到巴黎转转，如果可能，就在巴黎度过你的青春岁月。

他们的青春岁月就像是文学的青春岁月，他们那时候贫穷、年轻、拼命写作，盘算着一个小说能不能卖出去，后来的文学青年也要经历类

似的状态，就像海明威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不过，在1944年，海明威以一种极其绚烂的姿态重返巴黎，当时，盟军想暂不解放巴黎，因为维持这个大城市的生计要消耗掉过多的资源，延缓盟军向德国推进的速度。但是，解放巴黎几乎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军事行动自发地开始了。海明威是战地记者中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他坐着坦克重回巴黎，按照他后来自己的吹嘘，是他解放了丽兹酒店。巴黎解放当天晚上，的确是海明威在丽兹酒店摆了第一桌，招待20多人喝了一顿大酒，当侍者送来账单的时候，海明威发现下面还附有消费税，他说：“为解放巴黎可以付账，可维希政府要收的钱，一分也没有。”猥琐的文人一般都没有机会这么爽一把，所以海明威能成为作家中的第一个偶像。

丁香咖啡馆如今已是一处高档餐厅，门口是为顾客泊车的侍者。旁边的乡村圣母街113号是海明威居住过的地方，但现在的门牌号从111号直接跳到了115号，不过，蒙帕尔纳斯附近还是能找到几个和他有关的地方：威尼斯客栈，海明威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同乡菲茨杰拉德；福尔斯塔夫酒馆，贝克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经常在此喝酒。我在这家酒馆里的酒单上看见了产自欧洲的各种啤酒，点了两杯，琢磨那帮文豪到底喜欢在哪个座位喝酒呢？在卢森堡公园附近一个厕所里，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亮出“老二”，抱怨他老婆总嫌他这家伙小。英国记者帕林著有《海明威的冒险》一书，他从美国开始，沿着海明威的足迹走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非洲、加勒比海和古巴，探访这个作家的活动地点。我的一个朋友爬完乞力马扎罗山之后，在肯尼亚买到了这本书。我在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看到这本书，只展示不出售。莎士比亚书店离巴黎圣母院很近，是游览左岸的一个好起点。不过，现在这家书店和当年比奇女士所开的那家没有任何关系。

比奇老书店的旧址在欧德翁街12号，我在一个周日的下午找到那里，大门紧闭，抬头可以看见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莎士比亚书店旧址，1922年首次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海明威早期文学生涯的导师是一位名字叫斯泰因的略微肥胖的女士。他在家跟老婆嘀咕，斯泰因女士的乳房估计每个重10磅，不过当

着人家的面总摆出虚心好学的架势，连怎么分辨一本书的好坏这样愚蠢的问题都向她讨教。斯泰因大概在指导文学青年这方面有特殊的喜好，不过，我怀疑这女人对海明威的文学创作并没有提出太多建设性的意见，倒是对他的第一次离婚起到了促进作用。她还对比奇女士出版《尤利西斯》很不满，说那书内容淫秽，从此拒绝到书店来。

在欧德翁街12号留影，发思古之幽情，往右一溜达，猛然看见10号的历史地位也非同一般，大门上方的牌子上写着：“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权宣言》在此起草。”猛然间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类似于环球影城或主题公园的地方，没有特技表演重现，巴黎就是一个沉寂的公园。

海明威在他某个小说中有一段不常见的絮叨，夹杂着《传道书》：“人所需要的只是虚无和亮光以及干干净净和井井有条。有些人生活于其中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可是，他知道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为了虚无，虚无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也叫虚无，你将是虚无中的虚无，因为原来就是虚无。”我愿意把这段话和夏多布里昂放到一起。

海明威的底色就是一种虚无，在这个背景之下，人们恋爱、喝酒、放纵、体验狂暴与寂寞、两个人之间宗教般的爱情与这个世界的不可信赖，欣赏物质世界中的美丽，但他的作品同时含有一种奇异的苦痛，是一种对绝望的短暂补偿，是一个强烈的感官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如果可以，让我多看一些。

02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大学校园外面的一个小饭馆里喝酒，傍晚的风吹动杨树叶子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因为是暑假，我那几个喝酒的同学都回家了。邻桌是个留学生，我们聊起来，他家在荷兰，路途太远回不去。我说：“坐飞机不是10个小时就到了。”他说：“我害怕坐飞机，也不喜欢坐飞机，因为坐飞机你“刷”的一下就到家了，好像这个世界很小。我愿意坐火车，一站一站停，要很多天才能从北京到荷兰，这样我就可以在火车上想，中国真是个遥远的地方。”

从他这番话中，我知道两件事：第一，有许多人愿意把旅途的时间拉长；第二，荷兰人害怕坐飞机。后来，荷兰球星博格坎普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我中学时有两次坐火车的旅行，获得的地理知识比在教室里读半个学期还要多。正是在火车上，我记住了中国几大铁路线经过的城市名称，并且开始幻想，如果有一天我能从北京坐火车去欧洲该多好呀！我为自己设想出了第一次游览欧洲的目的地——巴黎，我可以飞过去，然后再坐火车回来，延长旅途的时间，让我在西伯利亚莽莽大地上穿行的时候，能感受到北京和巴黎的距离是多么遥远。

我第一次出国旅行，目的地并不是巴黎，但的确要先坐北京到巴黎的航班。飞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从舷窗望下去，下面是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土地，我看见了呼啸的风沙掠过戈壁，看见了白茫茫的雪原，雪原上

有黑色的纹路，我不知道那黑色的纹路是什么，从万米高空上应该看不到铁路或公路。那次旅行的经验是，飞过莫斯科，欧洲境内的任何城市都不会再显得遥远。而飞过鄂木斯克，俄罗斯境内的飞行就算完成了一半。这个城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Omsk这个名字的英文拼写是4个字母，汉语名字也是4个字，几乎可以一一对应地发音。

坐火车返回北京的想法从来没有实现过，甚至就没有再出现过。有一次回北京，我从飞机上看到一座大城市的灯火，按时间计算，那该是莫斯科，我向国航的乘务员询问，她的回答是“不知道”。我仔细打量飞机下面的灯火，直到它消失在视野中，我想，我会到莫斯科去，也会到圣彼得堡去。

2004年的9月15日，我在巴黎共和国广场附近的一条酒吧街里喝啤酒，向我在巴黎的朋友讲述一路的见闻，这一次我们是开车过来的。北京吉普赞助的“中法文化之旅”帮助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梦幻般的旅程。

我们聊到了1907年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比赛。那一年，法国一家报纸提出设想——举行北京至巴黎的汽车比赛，“这项比赛没有一定要遵守的礼仪，也没有起约束作用的规则，所要做的事就是将一辆汽车由北京开至巴黎。当然，有可能的话，要争取第一。”1907年6月10日早晨，5辆汽车从法国殖民部队驻北京的兵营出发，8月10日，意大利人博格基斯驾驶意大利生产的伊塔拉汽车首先到达巴黎，他比第二名提前两个星期到达。

在我们这次旅行的途中，同伴们曾多次谈到1907年的比赛，北京的一位职业车手告诉我，那年的比赛，从北京到张家口就走了一个月，因为许多地方没有路，要靠人抬着车走。从张家口开到巴黎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当时应该算是很了不起的成绩，如果可能，2007年应该再举办一次北京到巴黎的汽车拉力赛。

以历史为参照，或者以文化交流为旗号，都可以给一次旅行赋予某些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旅行本身。夏天的时候，来自台湾的一支“路虎”车队走过西伯利亚线路，他们从大连出发，满洲里出境，到达伊尔

库斯克再从蒙古的乌兰巴托返回北京。我们的车队行进到喀山的时候，遇到了一支波兰“路虎”车队，他们是“穿越西伯利亚”，从波兰开车到海参崴再返回去，行程3万公里。同样是在俄罗斯境内，我们还碰到过一支德国的全部由房车组成的车队。在旅途之中，我多次看到飞机的起起落落，看到火车飞驰而过，许多人都在旅途之中，所有人都在旅途之中。

从共和国广场的酒吧出来，醺然之中，一路的风景杂乱的涌现，我看见大地，看见森林、湖泊、河流，看见蔓延的田野，看见低垂的天空，看见路标、车流和无数的面孔。我想起一句诗：“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但我想不起来，这句诗出自何处，何人所写。

9月19日，返程的飞机从戴高乐机场起飞，晚霞之中我眺望巴黎，徒然地想找到艾菲尔铁塔的影子，这首诗的另外两句冒了出来：“但路上不要过于匆促，最好多延长几年。”

这是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人生就是一次旅行，这个古老的比喻是说，要把对外在世界的了解与内心的完善联系在一起。

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独眼巨人，
愤怒的波塞冬海神——不要怕他们，
你将不会在途中碰到诸如此类的怪物，
只要你高扬你的思想，
只要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接触你的精神和肉体。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但愿那里有很多夏天的早晨，
当你无比快乐和兴奋地进入你第一次见到的海港，

但愿你在腓尼基人的贸易市场停步，
购买精美的物件，
珍珠母和珊瑚，琥珀和黑檀，
各式各样销魂的香水——你要多销魂就有多销魂。

——《伊萨卡岛》，卡瓦菲斯

(《ITHAKA》, C.P. Cavafy)

补记

2006年，奔驰公司组织了一次巴黎到北京的汽车旅行，在给记者发送的宣传材料中，再次使用了1907年那次拉力赛中意大利晚报记者巴津尼的文章。巴津尼全程采访了这次比赛，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100年前的北京—巴黎拉力赛，走的路线是张家口—库伦（乌兰巴托）—伊尔库斯克—鄂木斯克—乌拉尔，最后一直到莫斯科和巴黎。事实上，这条比赛路线有一个更古老的名称，叫“茶叶之路”。美国学者艾梅霞在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档案中见到过一批照片，是俄国沙皇下令拍摄的，目的是记录他们的势力越过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的进程，此后她在蒙古生活了多年，对那些老照片背后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2007年2月她的著作《茶叶之路》在中国出版。

我给艾梅霞女士写电子邮件，问她是否知道，100年前这条“茶叶之路”上曾经举办过一次拉力赛。她说在她的研究资料中，没有关于1907年那次拉力赛的任何记载。

《茶叶之路》中对张家口、呼和浩特、乌兰巴托的经商路线作了细致的描述，其中引用一段丹麦探险家哈士纶的描述，1923年哈士纶从

北京前往蒙古，“我们第一次在亚洲大陆的晴朗天空下卷着毯子入睡。站在山口之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片游牧民族的土地，这样广阔的草原。夕阳西沉时，我们似乎得到了重生，而这新生命有着丘陵的坚强、天空的深邃以及日出的美丽。”哈士纶是用骆驼和马队完成探险的，张家口距离乌兰巴托1000公里以上，骆驼队要走一个月左右，这样的速度会让人不觉得自己在旅行，到达目的地的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艾梅霞说：“在蒙古高原，他们进入了一个与充斥繁文缛节的中国截然不同的国度。无边无际的天空下，广袤的大地上，似乎有着无尽的自由。”